



豫章黃先生別集卷第六

共八堅魯目

雜著

引連珠

長短星歌

論謝惓

論詩帖

戒讀書

論作詩又

論作字

墨說遺張雅

筆說

金崖石研說

瀘州桂林石研說

惠王子均研說

金崖研作覆斗說

封植蘭蕙手約

金液珠說

棊經訣

論俗呼字

雜論

豫章黃先生別集卷第六

黃庭堅魚直

雜著

引連珠

臣聞一雨所濡大小之生異類一氣所殺剛脆之質不同所以聖人因物以盡性神道設教而無功

臣聞千里運糧非一牛之力梓慶成鐻非一削之功是以賤能則智者困欲速則巧者窮

臣聞五種不美未嘗易田以耕百度凌遲何必變化而治蓋不役於物者不絕物不制於俗者不離俗是以手足以得輕重而任權衡目可以察曲直而付繩墨

臣聞人主治國在制法在擇相法不法在易相相非人下陵上是以仲尼用魯不使飲羊以誣民趙高事秦至於指鹿而欺君

臣聞析薪者求其理法古者師其意堅白則一物不察損益則百代可知是故物有倦而思通聖人必改作事有簡而易致道家貴因仍

臣聞宮商唱和乃知鍾律之前聖賢夙期不拘聘幣之末故至精難以言說妙契參於自然易曰鶴在陰其子和之

臣聞舜禹不世忠邪共朝良樂未逢駑驥同櫪是以匠石之手易揮郢工之質難得

長短星歌

正月虎七澤陰風無避處少年射殺白額歸二十一歲賜旗鼓  
二月兔翰墨功名歸四杜中山毛遂定從還十九上客誰復數  
三月龍定力降來一鉢中昇騰便欲致雲雨十六開士觀雲風  
四月蛇九蛇相輔成晉家屈原離騷二十五不及之推死怨嗟

五月馬十五國所多訓為漢將山極天馬來二十五城不當價

六月羊十歲小兒牧道傍他牛叱石金華路二十年前身姓黃

七月猴恒山八命列封侯當年傳國二十想是衣冠騎士牛

八月雞二妙靈臺向曉啼五更風雨十八九殘月昏昏信可期

九月狗三窟深坑四荒走暮歸得兔十六七黃盧朱雀皆在後

十月猪白頭一笑獻上夫殺身願為魯津伯申封蘭王十四都

十一月鼠列十二辰配龍虎二十二年看仙飛一朝化作編蝮

去

十二月牛百戶推肥醉九州角端圍寸二十五良弓之材牛帶

牛帶一作載

論謝悛

謝悛字公靜才氣過人遠甚初舉賢良而值罷賢良平生治春

秋胸中甚落落而值罷春秋晚作鄧州職事官值看詳訴理所  
言惜元祐中訴父無罪被黜褫其官棄之士生而三不遇白髮  
蒼顏亦可以安林泉而不得罪於不仕無義之論矣

### 論詩帖

陶淵明詩長於丘園信所謂有味其言者吾嘗見梅聖俞誦后  
人詩云雀乳青宮井雞栖白板扉聖俞甚愛此句柳子厚詩云  
渚澤新泉清淵明云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此句殆入妙也

### 戒讀書

四民皆當世業士大夫家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  
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矣石有石刻

### 論作詩文

新詩日有出焉可喜也當不巳乃知古人下筆處小詩文章

之未問足其然足下試留意奉為消之詞意高勝要從學問  
中來爾後來學詩者時有妙句譬如合眼摸象隨所觸體得一  
處非不即似要且不是若開眼則全體見之合古人處不待取  
證也作文不必多每作一篇要商確精盡檢閱不厭勤耳舉場  
中下筆遲滯蓋是平時讀書不貫穿也宜勉強於學問歲月如  
流須及年少精力讀書不貴雜博而貴精深作文字須摹古人  
百工之技亦無有不法而成者也但始學詩要須每作一篇輒  
須立一大意長篇須曲折三致焉乃為成章爾  
讀書要精深患在雜博因按所聞動靜念之觸事輒有得意處  
乃為問學之功文章惟不搆空強作詩遇境而生便自工耳  
所論漏屋飯蔬而有自得之色甚善甚善然猶世俗計較尺寸  
太多似未善也萬事不可意古人遂以成聖哲安樂溫飽君子

所畏也

吟詩不必務多但意盡可也古人或四句兩句便成一首今人作詩徒用三十五十韻子細觀之皆虛語矣要須意律諒田夫女子皆得以知之蓋詩之言近而指遠者乃得詩之妙唐人吟詩絕句云如二十箇君子不可看一箇小人也唐詩僧吟草詩云時平生戰壘農墮入春田如此語少時常記百十聯思其的切如此作詩句要須詳略用事精切更無虛字也如老杜詩字字有出處熟讀三五十遍尋其用意處則所得多矣

凡人修學惟節畧今人文字似無益於用不若熟讀班固漢書自首至尾不遺去一句然後可見古人出處疑則闕之當求明師益友以講習也王定國謫金過我因出數十篇文字余謂定國曰若欲過今人則可笑若必欲過古人宜盡燒之更讀十

也及國詩極有巧處然少本也余自謂作詩頗有自悟處若詩文亦無長處可過人余嘗對人言作詩在東坡下文潛少游上至於雜文與無咎等耳

讀書不必務多若能精一遂可貫諸經矣至於寫字亦如此少寫須有常度亦不可錯也 右皆家傳

### 論作字

晁美叔嘗背議子書唯有韻耳至於右軍波戈點畫一筆無也 有附予者傳若言於陳留予笑之曰若美叔書即與右軍合者 優孟抵掌談說迺是孫叔敖耶往嘗有丘敬和者摹放右軍書 筆意亦潤澤但為繩墨所縛不得左右予嘗贈之詩中有句云 字身藏穎秀勁清問誰學之果蘭庭大字無過瘞鶴銘晚有石 崖頌中興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隨人作託終後

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不知美叔嘗聞此論乎南昌黃魯直題  
數道人作大字筆勢已道勁可愛但肥字須要有骨瘦字要須  
有肉學古人書隨其工處今人學書肥瘦皆病又嘗偏得其人  
醜拙處如今人作顏體乃其繁然者江南太史氏黃庭堅書  
大字今都不見右單父子遺墨欲學書者當以丹陽陸鶴銘字  
為則大字難為結密唯此書無點檢處顏魯公書東閣府碑瘦  
勁端重極近之 右見石刻  
李書欲先知用筆之法欲雙鉤迴腕掌虛指實以無名指倚筆  
則有力古人學書不盡摹張古人書於壁間觀之入神則下筆  
時筆隨人意大抵書字欲如人有精神細觀之則部伍皆中度  
耳

墨說遺項雅

晉魏時有大臣嘗侍將德性高明多能副事其西作墨如點  
今觀其法和煤外止用丹砂大要是膠法妙墨法須自煮膠膠  
浸自牛皮盡割去連脂膏必又割刮去毛毫皆上墨也片切齏  
成即用和煤此名第一膠之乾取他日水解之用即名第二膠  
膠入水二墨成不作膠氣使用亦不滯筆此上工也梓潼張雅  
不能和煤而善作巨勝煤蜀無佳墨工如雅不易得也故喻以  
古人法余聞雅亦參禪問道欲入九流然但禮拜無眼阿師隨  
杜撰道人談金丹恐只虛生浪死耳

筆說

歙州呂道人作墨池含墨而鋒圓佳作也宣州諸葛家懋心法  
如此唯倒毫淨便是其妙處蓋倒毫一株便能破筆鋒爾宣城  
諸葛高繫散卓筆大聚筆長寸半藏一寸於管中出其半削管

洪纖與半寸相當其熱心用栗鼠尾不過三株耳但要副毛得  
所則剛柔隨人意則最善筆也栗尾江南人所謂蝓蛉鼠者歛  
州呂道人非為貧而作筆故能工於是以此授之黟州道人呂  
大淵心悟常伸將作筆法為余作大小筆凡二百餘枝無不可  
人意因見余家有割餘絨皮以手撼之其毫能觸人手則以作  
丁香筆今試作大小字周旋可人亦是古今作筆者所未知也  
往在雙道有嚴求者蒸獺毛為余作三副筆亦可用然永未嘗  
知筆中善病不能為他人作字也大淵又為余取高麗猩猩毛  
筆解之諫去倒毫別熱心為之率十端七用極善乃知世間法  
非有悟處亦不能妙  
張遇丁香筆熱心極圓束頭有力可學徐李海高朝詩字侍其  
瑛諸葛元皆不能也作藏鋒筆寫如許大字似可入心最妙是

有力也

金崖石研說

初石工不善作墨池內外壁立出墨潘難又常沮洳黧墨元符  
三年二月嘉州李堯辨為子琢兩石壁皆陵夷乃使事紹聖四  
年春正月雨水故人蓋明仲守萬州為余斲金崖石作此研

瀘州桂林石研說

瀘州桂林之石其材中研瀘人不能采而富義之民采之所謂  
楚國有材晉實用之工李辨琢此研窪堙皆中度

惠王子均研說

涪翁用桂林石作此妍惡其太重故剝其腹至荊州以贈王子  
均

金崖研作覆耳說



紹聖四年正月雨水故人蓋朝冲守萬州為余劉金崖石作此  
研堅潤宜筆墨而魁梧難為室乃作覆斗使之不鹿

封植蘭蕙手約

山谷老人寓筆研於保安僧舍東西窗外封植蘭蕙西蕙而東  
蘭名之曰清深軒涉冬既寒封塞窓戶久而自隙間視之鬱鬱  
青青矣乃知清潔邃深自得於無人之境有幽人之操也余既  
獲謫疋宜州則以蘭二本蕙八本付寺僧文質守之幸為卒調  
護之有士大夫欲遷而去者可以此券示之崇寧二年十二月  
丙午山谷老人手約

金液珠說

開封祝天既屈蜀紙剡流金液作珠遂成而疾  
蓋此石性能溫而實不推陳而致新陽物也而濟以六

明者下而

祖余吳之誠有補於

碁經訣

初下十子以來進未可謀殺退未可占地各逐其宜以求有力  
此立理之道下及三十子以後布置稍定須觀局之強弱或占  
地或刑剋必觀於利此乃用行之時也殺不必須得地不必須  
破占不必廣此三者取捨之道碁之所切無出於勝儻或局勝  
專在自保或局弱即須作行然作行須是敵人有釁無釁而動  
必敗之道也碁之機要多在外勢取向之要在於鳴漸碁有三  
一者欺敵二者不辨局三者多錯又有六病一者貪殺二者  
取捨不明三者無劫興劫四者苦覓奇行五者知微不妨六者  
稍勝埋籌碁之大要先手不可失局初有大利方可棄之局中

有倍利方可棄之局末有不得已方可棄之古之經訣皆述簡  
勿貴於立理先為不可勝以待敵勝之可逍遙得極高道自樂終  
與雅淡是其長也

論俗呼字

直音假直音泥不熟也中州人謂蜀人放誕不遵軌轍曰川籍

孔子於鄉鄙恂恂如也漢碑今在者多書黨作鄙恂恂凡古人  
書複語則書二字今人或於字下作一點或兩點皆非也

橙橋屬也棖兩旁長木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黃江橙棖玉藻  
曰君入門土介拂橙棖音太族之族武陵有一種小橋名棖疑

即今之金橋今人書登丁節為橙非是  
多節口也其胸次不坦夷舉事畫計務出獨見以卑

近人為賢者也

傀儡戲木偶人也或曰當書魁魁蓋象古之魁魁之士彷彿其  
言行也

袈裟天竺道人衣也梵語本云迦羅沙曳此云不正色佛律云  
道人不得着一切上色衣當染作迦沙色此譯師書律時畧梵

語也至梁葛洪撰字苑下皆著言道服也

榻音倮音物不蠲也蜀人語

銳克仲雷蒲蒲迸雷使令人不循謹便利也

倬初孟孟士大夫容貌不恭順應對不雅馴也

雜論

燕人膾鯉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腴魚腹下肥處也故杜子美  
詩云偏勸腹腴貴年少

醢人云羞豆之實醢食糝食鄭司農云醢食以酒為餅賈公彦云醢粥也以酒醢為餅若今起膠餅鄭司農云糝食菜餼蒸賈公彦云若今煮菜謂之蒸菜起膠餅蓋今炊餅蒸菜蓋今裹鯖耶蜀人凡果蔬皆漬之醢以為蒸餼周官醢人云醢人掌五齊七菹王舉則供齊菹醢物六千甕齊即菹也豈蜀人尚有古風耶

在旁曰惟在吐幕四合象宮室曰幄坐上承塵曰帟凡言設大次小次者皆幄也大次在壇壝之外小次去壇遠矣

凡言貨賄金玉曰貨布帛曰賄貨自然物賄以人功乃成

水鐘曰澤澤無水曰藪

上於下曰賜下於上曰獻若尊敬前人雖上於下亦曰獻通行曰饋上於下下於上及平敵相與皆可曰饋

大司徒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耒鄭康成云耒者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於此合耦今昆陽城中有漢街彈碑助音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鄭康成云地慝若瘡蠱然賈公彥云障即瘡氣出於地也蠱即蠱毒人所為也

保氏教國子六藝三曰五射四曰五馭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鳶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賈公彥云白矢者矢在侯而貫侯過見其鏃白參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相連而去也剡注者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襄尺者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井儀者四矢貫鏃如井之容鳴和鳶者和者在式鳶者在行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鳶鳴鳶鳴則和應逐水曲者御者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過君表者竭纏旃以為門間容搖驅而繫則不得入舞交衢者

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也逐禽左者御驅逆之車驅禽獸使左當人君所射凡君自左射故公彥又云此當先鄭別有所見或以義而言以義而言則不可言別有所見則可又不知公彥何依據如是訓釋也

小宰云聽買賣以質劑司市云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質人云大市以質小事以劑鄭康成云質劑為兩書一札同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若今下手書賈公彥云漢時下手書若今畫指券豈今細民弃妻手摹者乎不然則今婢券不能書者畫指節及江南田宅契亦用手摹也

太祝办九擗擗即拜也一曰稽首拜頭至地也二曰頓首拜叩頭至地也三曰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唐人書末言謹空蓋空首也九曰肅俯下手若今時擗及於至又曰介者不拜左

氏云為事故敢肅使者又曰推手曰揖引手曰擗宋子京別紙多云伏奉手畢南人謂筆為畢因效之蓋以為手筆耳子京乃謂手簡不擗簡謂之畢學記曰呻其佔畢

上古之人夜則伏常苦恙蠱食人心故晨興相見輒相問言得無恙乎

左思蜀都賦云邛竹綠嶺茵桂臨崖旁植龍目側生荔支故張九齡賦荔支云雖觀上國之光而被側生之誚老杜亦云側生野岸及江浦不熱丹宮滿玉壺雲壑布衣鮎背死勞人害馬翠眉頰也龍眼惟閩中及南越有之太冲自言十年作賦三都所有皆責土物之貢至於言龍目亦不自知其失也雲壑布衣蓋言臨武長唐菟也左傳子產曰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大死曰札小瘥曰瘥短折曰夭木名曰昏右皆家傳

旬鄉云蠓六跪而二螯其實八跪也蓋古人作語詩有省不省耳楊子云蠓蠓郭索後蚘黃泉語約而寡過也右有石刻

豫章黃先生別集卷第六之六而跪也之跪也

豫章黃先生別集卷第七

疏

黃庭堅書

聖節功德疏

祭醮青詞

玉山祈雨文

智海禪院大殿功德疏

智海塑造佛殿功德疏

慧林修寢堂僧堂疏

和州褒禪溥長老開堂疏

請黃龍慶老疏

代蘇魏公以因聖寺為報親請主僧疏

雲巖律院打作十方請新長老住持疏

華嚴修造疏

慧林齋僧疏

乞浴疏

青城山方廣院求化疏

為僧求化三衣疏  
乞冬炭疏

黃龍山設浴疏  
設浴口語

祭文

祭司馬溫公文  
祭司馬諫議公休文

祭外舅孫莘老文  
將葬叔父給事祭文

代四十五弟祭伯父給事文

叔父十九先生祭文  
代祭王朝議文

母壽光縣太君祭非熊文

代兄祭非熊文  
祭園明大師文

祭樂夫人文

十八弟新婦裴氏祭文

十九弟新婦李氏祭文

又將葬祭文

祭十一舅母安福縣君范夫人文

疏

聖節功德疏

天降真人撫世而有神受職帝臨諸夏嚮明而萬物資生罄率

土之歡心奉同天之令節祇臨晉供法施圓成伏願皇帝陛下

下聖德日躋神功時邁文明在御同符十方之尊福祿來崇茂

對三祇之求

祭醮青詞

惟上帝垂高明之鑒於萬物之父母之心日月照臨不漏絲髮  
雷霆作解滌除外愆齋戒之誠物或微於一勺疾痛之苦聲必  
達於九關雖三災彌綸俯存行業而一心懺悔仰望慈雲伏惟  
左右萬靈清明同德普垂孚祐曲庇餘齡

玉山祈雨文

謹以清酌時羞之奠致告于玉山之神作鎮此邦能出雲雨食  
口十萬實依神休乃六月交稻方水耨旱乾無澤西南其風雨  
將愆期民則無歲怨嗟盈野豈神本心其職思其憂敢用控告  
神其呼吸明晦風馬雲車行天作霖百里多稼享民報事豈不  
休哉

智海禪院大殿功德疏

華岳三峯基從累土艸艦千里源發濫觴積之豐屋部家求者  
繫風捉影及此天臨日照誰不舉手低頭大眾今日一會還當  
得佛事也無若道當得為甚麼諸人開眼不見佛若道當不得  
太平上座草鞋撥笠踏破紅塵可不是佛事未祈居士及諸檀  
越信手拈來盡成金碧可不是佛事堂中清衆繫除補洗之餘  
化為天蘇陀饌可不是佛事雖然諸人各各將來杓柄輸他典  
座不可酸噉裏較不着不托裏撥不着去也直須剔地成紅三  
就作嶺臘月二十二特地滿城春晨鐘暮鼓兩足尊千秋萬歲  
聖天子謹疏

智海塑造佛殿功德疏

畏鷹之鴿依佛影而清涼失水之魚聞法音而解脫故此如來  
名相皆為入道門庭但能隨喜莊嚴悉受當來記別四山相逼

三界無安象教之中法檀爲上

慧林修寢堂僧堂疏

百文中天之臺基初於累土萬牛回首之木可致於通津總其成功實出衆力今此方丈之室安衆之堂取辨一時或墻高而基下閱茲十稔旣上雨而旁風能令鼎新村在檀越夫沙門者剃頭洗鉢坐夏過冬身如浮雲何有定所雖然老翁種木成陰以待後人貧女獻花遇緣不可空過

和州褒禪溥長老開堂疏

法法不隱藏諸佛尋常出現人人自具足祖師所以西來止爲門外貧兒天然外道自無分珠宮貝闕只認得馬後驢前要湏本色衲僧指出現前佛性慧空寶剎舊店新開竊聞長老溥公積玉藏輝自埋於俗法雲澍雨今正其時水是水山是山提起雲門杖杖行即行座即座截斷褒禪脚跟不惟敬馬法海之魚龍亦以潤太平之草木

請黃龍慶老疏

大乘講師面墻頓教小根魔子裨販如來耶法崢嶸如惡义聚正宗淡薄如指爪泥病在膏肓藥資瞋眩况黃龍山者無生師子之窟不二旃檀之林超慧之海燕雷聲宗徒所記南老之佛脚驢手野老猶傳來坐道場屬當先覺竊惟長老慶公提諸佛正印是衆生醫王而目視雲霄陸沉丘壑諸方勸請堅拒不回宴坐十年草深一丈是必能射不射之手爲無爲之功若然者三七日中能仁即非聖事五十六億慈氏不當下生伏冀開枯木之花重光祖席發窮源之水大布慈雲於此同時但沾法味代蘇魏公以因聖寺爲報親院請主僧疏



因聖得名舊矣報親自天錫之山月林扉或改衆人之觀粥魚  
齊鼓豈異向時之聲舊住長老澄公透黃龍之三關用臨濟之  
一喝獨以道為伴侶不隨世而陳新甌水爐香終借松楸之潤  
曉猿夜鶴將從杖屨之遊所冀謙光曲從勤請

雲巖律院打作十方請新長老住持疏

雲巖打作十方新長老來住道場麒麟不可捕狼驅除分付當  
行量才補職宜辨真假監院庫主直是官不容針和客維那又  
要私通車馬首座必能伸於千夫之上與座又須屈於萬夫之  
下處處積炭堆柴方可過冬過夏澆茶必須熱湯澆浴亦是瞎  
堂細鉢飽炊飽湯籠餅去皮去糠響板木魚聲絕食桶乃可過  
廊不能為衆竭力與座却是大伯但知勤惰功過局頭付在與  
座若得冬溫夏涼長老端座法堂還把家家柱杖浩歌一曲歸

華嚴修造疏

遍照如來世界海寶嚴宮殿趙州古佛三十年折脚繩床道不  
虛行埋惟一味此華嚴禪院者昭陵皇帝百福所嚴毗盧遮那  
一會如此而丹青點味土木欹傾屬在檀那崇茲佛事夫沙門  
法者終日喫飯不破一米終日着衣不掛一絲縱令法席重光  
不動鎮州一草若有見聞隨喜功不虛捐當令大衆為白牯狸  
奴念摩訶般若波羅密

慧林齋僧疏

九年面壁難為作者當仁十會談經且下菩提種子若生正念  
即見如來故以受持讀誦而助宗乘牀敷飯食而作佛事轉八  
萬經卷觸目文殊普賢營百千僧齋不擇旃陀舍利普願十方

檀越同發此心

乞浴疏

掃除溫室鑿王開種福之田忽悟水因童子納破塵之印皆從願  
力登濟聖功設欲薦彼沉淪懺波羅夷罪或為祝延喜慶作阿  
彌隨因即布七淨花具功德一滴之水普遍莊嚴仁者俱能發  
心如來無不實悟

青城山方廣院求化疏

方廣道場昔香林遠公常於此處大作獅子吼今楊岐之孫純  
公應緣出現照破野狐窠此兩箇沒用處漢是平等無心道人  
鍾鼓之音震驚百里粥飯之供蔭覆十方凡為當來龍華三會  
聽法之人隨喜結緣物無多寡經云供養阿羅漢千人不如供  
養一無心道人如來心語真實小虛汝等施心功德無量

求化三衣疏

一人若披佛衣三族不墮地獄所以捨在家煩惱緣受檀那清  
淨施攝十方同入正念雖萬金不枉秋毫隨意必能生喜知恩  
決定報恩

乞冬炭疏

道人家風滴水滴凍坐則蘆穿膝立則雪齋腰雖然凡聖同居  
事無一向要且折籬補障共過三冬一句曲為諸人遇緣一可  
空過

黃龍山設浴疏

二月十二日山谷道人施清衆溫浴一堂金粟老人道八解之  
浴池足水湛然滿布以七淨花浴此無垢人且道無垢人又浴  
箇什麼於此薦得不妨冷暖自知其惑未然請問木皮居士

設浴口語

根塵不偶空水無依從本光明誰為垢淨我今施茲八功德水  
浴此大修行人處娑婆界中順如來法事然願同袍袖予隨喜  
白衣皆巖妙觸之華不染戒香之印受斯法施介我壽祺恭惟  
大覺證知

祭文

祭司馬溫公文

嗚呼篤生溫恭不愧于屋漏守死忠蓋可薦於神明惟天下信  
公不疑惟公以天下自任三后在上照知赤心兩宮臨朝眷倚  
黃髮四海岌岌未知息肩公執樞機重宗社于九鼎公定國是  
决興喪於一言所進忠賢拔茅連茹其去姦佞跡無遺根涇渭  
洞明與正太平之漸雖揚太尉晚暮而志愈篤山司空中立於

朝甄拔人物楊文昭同扶掖以對延英汾陽徹樂中丞毀堂崔文  
正有輿至中書除吏八百考公名實可謂兼之嗚呼蒼月之間  
經營見效如此尚假日月沈觀崇成如何彼蒼殲我哲輔有身  
可贖誰不願然謂天不慈以公兩泣惟時訃聞兩宮震動帝臨  
明堂受釐不賀未足以盡哀公之志上公開國倏以貂蟬未足  
以盡顯公之心人之云忘邦國殄瘁爰輯斯文為天下慟悲不  
能詞公尚饗之

祭司馬諫議公休文

嗚呼公以重厚而明惠和而清小心畏義臨淵履冰學問醇一  
宜在君以執經二年獻納是力內行孝恭金玉其躬廩粟寄衣  
惠于九以昔文正溫公弼亮二聖勤勞而隕遺我後慶補衮之  
闕再有一命曰其忠清獨似先正公休盡瘁不敢告勞輟食賜

金尚其能朝太醫技殫疾殆不起聘醫於魯魯有老李醫稱耆  
老不能千里民勸就馬曰吾相之子九月訃聞兩宮驚歎秩諫  
大夫寵銘其旌不忘忠清又厚賻之其丘其孤俾調護之朝思  
良臣士哭畏友嗚呼吉人胡不黃耇銘旌飄飄無復平生祖行  
以觴有淚縱橫

祭外舅孫莘老文

嗚呼萬物汙汙隨川而東金石獨止何心於逢天地雷雨草木  
爭長松柏不春以聽年往惟公豈第而勇沉足以制群輕之命  
重遲而志厚可以寄不御之權若拙也而巧於慎獨之行若訥  
也而辯於得意之言孝友蒸蒸內行玉雪律會敦薄無有玷缺  
心醉六經仕則面墻公為郡邑禁止令行往在熙寧弼臣造膝  
誣公懷姦不土應卒公蹈其機寤乃自陳人言公枉我則觀仁

雖疾猶美如西子顰元祐初政公又大諫不忤不侵一作體國  
而論公於相士如九方甄遺其皮毛論其絕塵凡在縉紳多自  
公出輒下千里皆載稱述公侍毋疾結帶三年勞勤恐憂鬢漬  
幡然流落歸來公亦既病猶望公起典司國柄去歸淮南公病  
益侵人物眇然我憂其深二月丁酉公擇去化厥明戊戌公亦  
命駕邦國殄瘁詩人永懷失二長者我心陰哀我初知書許以  
遠器館我甥室飲食教誨道德文章親承講畫有防有範至今  
為則小人有親又有官箴公喪不臨歛不撫衾遡風實涕亦隕  
我心維當絕絃以報知音平生斗酒同此臭味敬奠以聞其舉  
斯禫

將葬叔父給事祭文

嗚呼叔父躬行之節足以律貪敦薄立朝之義足以尊主庇民

雖陰功隱德潤澤天下之半於叔父之志百未一伸歲在壬申  
天殲德人病不能朝燔下拖紳啓手啓足無媿明神皜乎其白  
不可淄確乎其堅不可磷我欲歸怨於人與人無惡我欲歸怨  
於天天既生德尚有遺美與世作則挽車在行無淚續哭松柏  
降霜臨穴惴栗我等在世百身何贖終天一觴心隕于谷

代四十五弟祭伯父給事文

嗚呼我少不天從母霜露終歲歸只又失所怙幼小近市未聞  
詩書不知毋慈不如鳥鳥越在田間瞻望千里金玉之音言提  
其耳手足之故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維我伯父沒身之澤尚以  
榮我畜負立山幾何不墮伯父之教終不可忘入則在室升則  
在堂自今至于後日束身脩行不瘵于官我母之慶思孝思純  
肯耳溫清有違斯言天實殛之酌酒隕心終天一辭

叔父十九先生祭文

嗚呼叔父孝恭慈仁足以助鄉官之化明哲淑慎足以追大雅  
之風數術窮天地而談萬物之宗學問貫古今而參百慮之致  
先生既無求於世世亦無求於先生所以耆老詩書陸沉丘壑  
功烈無述文章不昭豈不悲哉昔在田里待坐從行飽聞金玉  
之音實入芝蘭之室清規映俗孰能磷淄和氣格人不以聲色  
子弟之過不畏鄉評而恐違先生之耳邑里之訟不之公府而  
求直先生之庭維先生匿智韜光就陰息迹惕畏幾於數馬清  
慎過於辭金見賢思齊如將弗及聞人之過默而識之故能上  
下之交纖介無悔耆艾之歲宴安就閒致功巖穴之間不復經  
綸之夢謂當康彊有歲保我後生不圖旤凶日月滿盡誨言在  
耳叔父何之酌酒盈觴不見平生之笑語實泣伏地豈其黃壤

之聽聞哀哉奈何尚饗

代祭王朝議文

維元豐六年歲次癸亥十一月壬寅朔七日戊申趙邵李氏二  
姨謹以清酌時羞之奠致祭于故提舉朝議姨夫之靈惟君孝  
友敦睦刑于室家信厚忠純載在婚友恤孤振乏設心慈仁問  
道好賢不遜聲色宦學自力庶能顯聞嶺南五郡去思猶在謂  
宜黃髮以詫本文厥世去仙中壽而止惟我女弟早乘魚軒抱  
攜孤孫哀疚何忍婚姻之故酌以告別皎如平生尚克來饗

毋壽光縣太君祭非熊文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三月壬申朔十二日癸未毋壽光縣太  
君李氏以清酌時羞之奠致祭于幼子二十四郎之靈嗚呼康  
州捐館汝在懷抱從我難厄餬口四方以余嫠孀致汝昏晚命

之奇寒趙氏不減既壯而鰥六見寒暑擇對齟齬迄以無家三  
負於天令汝暴橫心摧肝裂何地寄哀白日昭昭棄我何適維  
汝乳毋乳我三子皆不中身禍酷如此汝念乳毋在後而單我  
尚撫之如三子存吾年七十眼暗足跌汝歸殯宮不得臨穴拍  
棺一慟淚盡唯血嗚呼哀哉

代兄祭非熊文

維元祐八年歲次癸酉正月己卯朔二十九日乙未兄大臨以  
清酌時羞之奠昭告于亡弟非熊之靈爾競豪爽快才不  
可以亢宗聞之先親稟命不融不能中身客土風露草闕一字  
既陳痛我手足我哀如新我等不天安康棄養以爾同歸及茲  
大壑臺平之原先君所卜其杉其松窳以昭穆二月戊申安康  
祖行爾亦就次恩如平生別酒一觴有淚從橫右皆家傳

祭園明大師文

先生有與元陸贄府書中云園明塔銘祭文中已具之者銘中更不復出也

維元符三年歲次庚辰九月甲子朔初四日丁卯山谷老人黃  
某敬以龍茗水沉時菓齋蔬致祭于故園明大師無演公之靈  
曰嗚呼園明萬人之傑千人之英向使為儒師友琢磨庸詎不  
為子雲長卿向使為吏為師為長庸詎不為公歸張敞蚤被佛  
縛於師有光筆端之古本什公支郎以檀嚴佛能軒能輕不作則  
已作必賦世文章記問圖書詩人一為多能獨兼之一朝棄  
家天脫其羈浮江下漢訪道求師譬如蒼龍蛻其大身留休一  
髮卷藏自珍往雖出家日用世灑作無義語覆不淨業行求正  
眼還我光明作為雷霆以雨四溟方行萬里出門折軸清明粹  
溫今見朽骨歸船雨泣天容泫泫我羞清供如公初心尚饗

彭城叔母祭文

嗚呼昔在叔母有齋采繁媿德主饋人無間言姬子孝友令承  
几筵中身不考何罪於天天涯間哀不能駭奔匿旌東來哭於  
國門遷次十年客非吾土雙井之原今復其所某等幼小撫怜  
徧聞教語音猶在耳瞻仰處哭輓靈車淚落樽俎

祭樂夫人文

嗚呼夫人禮足以承祀義足以託孤風雨抱雛迄今燕居我有  
息女往奉盥櫛夫人慈之如女在膝不見顏色今二十年淮安  
之下卜維新阡山川悠遠不聞哭輓千里牲酒以寄繾綣

十八弟新婦裴氏祭文

嗚呼夫人微柔懿恭承親祈祈諸婦率從謂當有子以亢我宗  
如何不淑奄忽觀凶我與汝父兄弟朋友昔見襁褓今見旌柩  
恩情之痛倍絕倫等撫心粗行以文薦酒

十九弟新婦李氏祭文

嗚呼惟舅氏之玉女徽柔順從歸我季子家人相慶宜受象服  
以蕃子姓如何不淑逢此百凶兒隕于祿遂弗寤與平生家庭  
言不出口臨絕之音甚義而禮孰予之美而奪其齡臨觴一哭  
誰不失聲嗚呼哀哉

又將葬祭文

嗚呼夫人舅氏季女黃芝紫蘭潤澤露雨選對一時歸我季深  
似不能言家人歸心有子不淑身亦夭橫生人之痛哀可隕性  
昔在舅氏育我諸孤祝爾兄弟繁然不殊臨喪一慟痛在手足  
酌酒祖行瘞此佳玉嗚呼哀哉

祭十一舅母安福縣君范夫人文

嗚呼夫人令德孝恭佐我心身上壽惟不選恬而一忘克  
誰傳誰師金玉天質螽斯多子扶牀坐膝笑之怒之慈視如一  
夫人歸止不及皇姑事我安康進掖退扶酒肴枕簟溫清起居  
婦拜姑老尊重則傲倚嗟夫人老而克孝誰不淑壽大國楚秦  
孰是夫人而不中身兒昔詩書女亦箴紼得喪秋毫彼亦何郵  
庭堅等来自江南哭奠藁葬毀瘠餘生哀深母黨



豫章黃先生別集卷第八

黃庭堅魯直

行狀

叔父給事行狀

宋故宣州觀察使贈太尉和國公趙公行狀

叔父給事行狀

黃氏本婺州金華人公高祖諱瞻當李氏時來游江南以策干中主不能用授著作佐郎知分寧縣解官去游湘中久之念藏器以待時無兵革之憂莫如分寧遂以安輿奉二親來居分寧因葬焉公曾大父及光祿府君皆深沉有策謀而隱約田間不求聞達光祿聚書萬卷山中開兩書堂以教子孫養四方游學者常數十百已而仕於中朝多鉅公顯人故大夫公十伯仲而登科者

六人凡分寧仕家學問之原蓋皆出於黃氏公少舉進士有聲場屋間登嘉祐六年進士第授宣州司理參軍治大獄亡慮百數無不得其情公去官老獄吏嘗竊歎息以為獄官能盡心於治獄不可欺以秋毫仁厚精密前後未見其比移虔州會昌令治公家如營私視民病如在已會昌民健訟善匿情成獄戶婚事多久不決公開導教勸之待以恩意因鈎索其曲直久乃皆服其治大獄多可傳道蓋世稱仁厚吏者徒苟欲生之公則不然曲折務盡其情要使不冤然後已故會昌民至今思之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鄂州崇陽縣未至下毋夫人蓬萊縣太君徐氏憂服除江淮發運使張頡舉充句當公事未行或薦公於王荆公荆公嘗至中書問免役法

公以但知舊法牙規對荆公甚悉曰能留心舊法必能辦新法矣薦於上遂為開封府府丞句當公事召對便殿訪時事公對曰陛下意在惠民法非不良而患在奉法之吏多非其人朝廷立法之意則一而四方奉法之意紛然不同所以法行而民病恐陛下不盡察也河北郡縣被水河東河南京東西皆旱淮淝飛蝗蔽野江南疫癘恐陛下不盡知也遂命公同司農寺丞程之才體量河北河東災傷賑濟道除知司農寺丞公以荒政十二為科條州縣可行者以付守令其大者或請或遂務以濟民不專於黜不職之吏立威而已歸報使事又言所見民間不便於改法者數條明白上謂執政曰黃某忠厚可使除太子中允利州路轉運判官既行就差提舉

秦鳳等路折納欠負公一聽輸粟優估其直凡折納五十餘萬召為司農都丞異時命陝西轉運司為兩路移用常苦不足公議兩路賦入簿厚事權重輕皆不俾使者各為備邊之計偷自便而已其移運糴買勢必相傾故每告乏請復通為一路後卒如公議除監察御史重行熙寧十年七月也公疏言一人之智不若十人十人之智不若百人此有餘不足之辨也成天下之務莫急於人才願責兩制近臣監司郡守各薦所知其人陛下因所舉而任之於其能否成敗之際亦足以知天下之大吏所以事陛下者上用其言敕內外待制以上臺諫官三路都轉運使至諸路轉運判官各舉才行任陞權官一員於是應詔者百餘人公又疏言勢孤地寒遠

齋者得以此名聞於天下又疏言自五年以來天下

則急才之詔不虛行於天下又疏言自五年以來天下水旱下戶實蒙支貸併閣之惠今幸歲豐有司悉當舉惟又饑初稔累給併收是使百姓遇豐年而思歉歲乞定諸路舉催欠負上二等戶三分收二下三等戶收半仍飭官司聽民折納又言都檢正俞允結中人徼幸富貴不宜使佐具瞻之地并言王中正任使太重恐為後憂又面論之甚切上曰人才蓋無類顧駕御之如何耳公對曰雖然漸不可長聖人長駕遠御故四凶在朝不廢時雍彼皆才器傑然過人任使稱意為後世慮故於亟之耳上曰且置此事河決曹村京東尤被其害今以累卿遂充京東體量安撫公條舉百餘事大略疏張澤

灤至濱州以紓齊鄆而濟單曹濮淄齊之間積潦皆歸  
其壑郡守縣令能拯災養民者勞來勸誘使即其功發  
倉廩府庫以振不給水占民居未能就業者擇高地聚  
居之皆使有屋避水回遠未能歸者遣吏移給之皆使  
有粟所灌郡縣蠲賦棄責流民所過毋得征筭使吏為  
之道地止者賦居行者賦糧憂其無田而遠徙故假官  
地而勸之耕恐其殺牛而食之故質私牛而予之錢棄  
男女於道者收養之丁壯而飢者募役之初水占州縣  
三十四壞民田三十萬頃壞民廬舍三十八萬家卒事  
所活飢民二十五萬三千口壯者就功而食又二萬七  
千人得七十三萬二千工給當牛借種錢八萬六千三  
百緡歸焉一人夫後多朝廷所收用也差同結絕相州

獄事初相州事發於皇城卒事十九不實知雜御史蔡  
確鍛鍊成獄以此自媒中丞鄧溫伯御史上官均上疏  
論之溫伯又在經筵造膝而論確耳目長具得溫伯均  
所言又善伺察中人主意即論溫伯均朋黨為邪與罪  
人為地又任殘賊吏目引諸囚如使者慮問狀稱寃者  
輒苦辱之有人情所不能堪及上遣黃履李舜舉按狀  
而囚以為如前皆引服於是天子不疑確而溫伯均皆  
得辜均猶獨上疏爭之公至未幾而具獄上矣公嘗謂  
子弟吾失不極論此獄甚愧於上官御史也提舉南郊  
事務斟酌損益為南郊式二十卷監試國子監開封進  
士奏增損貢舉式進士以為便已事對便殿言近歲雖  
以經義取人大學諸生文章體制未能近古大率集類

章句聯屬對偶風傳四方謂之新格不禁其漸文章反  
陋於作詩賦時乞申敕教官稍令務本以採學者之原  
改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賜緋衣銀魚元豐三年權發  
遣河東提點刑獄兼提舉義勇保甲明年秋召閱澤州  
保甲補官者五十八人特改一官八月麟府軍興兼權  
轉運判官又差定代州地界公條具曲折為十二寨圖  
以進且言建議者以分水畫界恐地勢不能盡然啓豺  
狼心失中國險固其後遼人果責分水之言包取兩不  
耕地據有形勝下臨鴈門父老於今以為恨及王中正  
發軍興皆用一而調二其數皆千萬計或非所急或非  
所用轉運使陳安石計不知所出奉行唯力恐不辦或  
增調之一道騷然百姓腹剝至骨公為言主將非其人

其勢必敗事而軍興雖其言事官便不之而已  
忍自竭根本安石字請公夷仲安石老業今日但保首  
領歸安能顧惜待制其任國家大計蓋如此公每為中  
正言朝廷大體民命重寄贊道其所長稍稍規之初雖  
樂言不以為忤及將出界取公錢鉅萬為特給中正父  
子多自予餘以差給凡在軍者公為言斂天下以奉一  
方皆出於不得已願更為縣官愛惜中正始怒是時隨  
軍使臣負二百多請託徼幸成事或父子兄弟皆在行  
中正已取其半莊公岳趙咸將漕隨軍公在塞內主續  
餽餉欲部分使臣護道路而中正所取之餘盡隨公岳  
咸無在者師去界已百餘里移文追之皆不報公為勾  
當公事孔文仲當自馳往取之夜置酒與文仲訣文仲

泣曰公行軍外事不可知使臣自從軍非公責也公曰  
玉事當計成敗豈但塞責耶從十數騎盡夜追至軍中  
正等皆大驚公罵公岳成取使臣五十餘復歸因上疏  
言大軍必無功未有以善其後乞募民入易粟實塞下  
得以補官及一切除罪少寬近邊百姓已竭之力已石  
大軍潰歸中正歸罪轉運司應副華方且言黃某不吉  
協心同力上遣御藥實士宣薄責華方十事公以書對  
稱死罪皆實有之繼遣開封府司錄喻陟就潞州置獄  
安石以應副漕輓免就獄公獨對更月餘但坐奏請  
皇降一官在職如故師出以元豐四年各降官以五年  
三月是冬以絳州已遠募阻山橫行劫略遠  
以入縣鎮奉詔督捕盡十二

所降官又以教保甲應格進一官詔按邈州違法送  
事至嵐石州道遇苛嵐軍流民經略司奏請已被旨給  
路糧遣還本郡而老幼二千餘口號泣於道擁公馬首  
自言昨以与多雜貴賤來就賤分鋤一夏麥已見穗  
已立苗頌及分田乃歸公即慰諭移嵐石州木得發遣  
立為奏入內侍省遽其言所問情實如此臣不敢以  
非其職為嫌改朝廷之成命為罪竊惟老小二千口  
得其所陛下必為之動心聞數日遂得報可其請十  
罷提點刑獄為推發遣同提舉保甲視轉運副使八年  
九月詔以明年正月罷赴闕司馬温公言間居往來陝  
洛間聞河東民言甚美因熟問治狀呂正獻申公亦言  
河東軍興邊民德公甚厚顧朝廷不盡知耳公在河東

六年未嘗乞赴關雖在團教場未嘗易儒服故在陝西  
河北獨不賜戰袍元豐末他路保甲擁兵入縣鎮賊殺  
官吏羣盜通行數州獨河東保甲不為天吠之盜元祐  
初除尚書戶部郎中治左曹二月差按察成都等路茶  
事兼体量邛州蒲江鹽井利害先奏罷陸師閔所行公  
私甚病者乃其奏曰臣奉被使旨所至訪求利害至熟  
推茶之法實有害於川陝之民蓋官司不原朝廷立法  
本意希功幸賞以得為多於是禁網滋繁百姓受蔽陸  
師閔立法最虐故取利最多上累國體下斂民怨中外  
臣寮所言茶事害民六科皆有事實若遽論之不若盡  
以予民使園戶自賣商賈自販官收稅引及歇歇錢並  
熙寧以前博易之弊熙寧交易之煩

故敝一從私便無復舊章若此計於公心之弊則先當  
議民其次商賈其次邊計利害各有所在也今蜀民通  
患幣輕錢重商旅齎攜息不償費若不捐推茶盡與商  
賈則百貨未能通流脚乘未能猝備非唯園民之貨鬱  
滯絕其資生之路若蕃市交易萬一不繼亦足以害經  
久之法今若捐十一州之茶與商賈仍以川陝四路及  
關中諸路與之為受茶之地宜若可以盡泄川茶以補  
蜀民久困而官以善價取雅州興元府所產以贍熙秦  
諸州酌中法以為邊備於理為可於是朝廷許同轉運  
司盡公私之便商度立法公又奏曰產茶之地盡在川  
路賣茶之地全在陝西其發至陝西六路者為綱茶推  
於川陝四路者為食茶若產茶之地除去推賣侵刻取

息太重搜捕苛擾差雇不和配賣賒欠預俵折納濫賞  
諸散則賣茶之地隨事制宜其目有六一曰路分全占  
陝西州縣又推取京西之金州以東南望之疑若專利  
太多以天下觀之阜通川陝之利以備邊而不病東南  
則勢均矣故以熙河秦鳳涇原為禁茶舊路以永興廊  
延環慶為通茶新路不禁舊路無以制蕃市不通新路  
無以便民欲使通塞常相權則公私可以共利二曰賣  
茶給曆抑配及官賣末茶今盡除宿敝又禁南茶無入  
陝西使川茶常不失中價則民不知權茶之害三曰茶  
色不等蓋漢茶食嫩蕃茶食老雅州之名山自蘭州入  
邈川至于于闐興元之大竹自階州入歐家自河州入  
木波洋州之西鄉茶自河州入本州至于三耶龍谷今

區別茶品以入諸路則可以通商所宜四曰價直騰  
踴則害馬價今以茶馬相宜以斤對寸高下適等矣因  
宜增損則可以制邊備之費五曰博易奪市易之權汗  
吏撓法法不可為汗吏廢今邊市博茶大者在馬其次  
金帛去貪者之害乃可以通邊市之利六曰脚乘不均  
蓋緣軍興脚乘踴貴故高立雇直遂以諸場所博汗濫  
之物高價估折今若斟酌高下損其餘以資鋪兵則可  
以均力使之任并定博馬歲額以萬八千匹又奏蒲江  
鹽事云印鹽舊價太高已蒙朝廷權減斤為八十五錢  
然汗雜濕惡積敝未除今欲止絕汁淋灰土及煎膽水  
止用九井正水煮一色鹽用權減價為定法專用食印  
州禁外來官鹽及小井鹽其汁淋等鹽八百六十二斤



乞於正額除之仍寬鹽戶舊欠十分除二分印民數十  
年之病於是悉除所奏皆即施行除直祕閣權發遣都  
大提舉成都府利州陝西等路茶事兼提舉買馬監牧  
公事以職事入奏落發遣字朝論以宰府官屬當得中  
立不倚之士為助以公不附會朝廷必廢茶法已而公  
私便之故二年十一月除尚書左司郎中公語于第昨  
按察川陝茶政隨事制宜便於公者不苟去以為名害  
於民者不苟存以為利論者未以為然是歲遂代前官  
領茶馬事前日所以繩治人者皆身當之在職歲餘法  
無寬闕不可行者士大夫乃頗見信故知無心以制事  
利害則合而聽之在人不在已無間然矣初陸師閔時歲  
入茶息以一百二十萬緡措克敏慈無所不至歲乃得

二百萬緡及公將使事盡除公私之病比數年亦得百  
二十萬也四年十月除起居郎知公者賀曰公學問文  
章宜任論思獻納而經營四方餘十五年從此乃得涂  
轍公謝曰王事內外一耳豈敢有擇耶五年六月權中  
書舍人九月遷集賢殿修撰樞密都承旨公言比歲累  
進官無功狀固辭不敢就職乃以修撰充陝西路都轉  
運使賜紫衣金魚陝西紐習軍興帥府常侵漁歲計金  
帛監司為軍興時柄在帥府欲按舉則掣肘故瘖不治  
公痛以法繩治大府責其逋負六年十一月除給事中  
七年正月就職於是數月無除拜所駁奏法令二十餘  
事皆見聽自詔絕夏國歲賜邊臣往往邀功生事間小  
入鈔略雖亡失過當匿不以聞及幸勝論功則上下相

蒙以冒賞朝廷既治通遠軍上首虜不實當之罪罰金  
公駁奏不聽因復言今日閱實邊臣功過止用保明文  
字而上功狀故不以實則無功者論賞死事者不見哀  
卹軍律漸墮何以禦侮繼未特行殿黜宜自朝廷申救  
法令以懲後來五月戊子病疽甚卧家求致仕不允丙  
申不幸捐館舍知與不知無不哀悼詔給賻賜有加焉  
假官舍庇其諸孤下所屬調護葬事娶劉氏尚書屯田  
員外郎致仕渙之女封彭城縣君先公歿十年子男四  
人曰叔豹遂州司理參軍曰叔向太廟齋郎曰叔夏舉  
進士曰叔敖封丘縣主簿女三人長適承務郎李遂餘  
在室有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公讀書常自得意以為  
學問之本在力行所聞而已不憚改過自新善用規諫

之言一言而善終身紀之其於不義小心畏避人笑其  
怯見義而行膽氣烈烈無不歎息平生忠信孝友自以  
無負於上下神祇張頡自江淮入奏計與丞相吳正憲  
公語東南水旱意以為病新法正憲公至上前道之已  
而上參問自東南來者皆曰無有有詔治語所從來頡  
窘甚召嘗所與徃來者計之莫敢過頡者召公而公至  
頡問曰計將安出公曰士大夫豈効兒女輩語人前匿  
之耶今所對者天子大臣嘗言之不可食未嘗言不可  
強服頡乃釋然用公言得罪亦不深悔天資潔清非其  
義雖飲食之物不虛受也到官必推廩給圭田與前人  
然後就職罷官必亟解職推廩給圭田以與後人自少  
長行之不變及為大吏廩給於法疑必辭厚而取薄非

矯揉為之心安而性服之也劉夫人沒後家事盡付諸子未嘗知有無旁無妾媵寢室蕭然惟書冊而已舉吏六百餘員必問能否不行請託其舉槁有罪小贓汙時縱捨至酷吏殘民必擊去之在河東時過正平縣有民扶老嫗自言尉疑我竊盜笞掠我今母子共有三足指存問尉曰高士造以疑執訊此母子有實即奏罷之曰不去士造無以謝此兩母子之辜也留令司馬宏溫公兄之子右丞相范公之壻也望公薦拔公察宏為吏尚竒恠立誹謗不聽民言然及其縣更民困於威虐皆無完膚即召宏數之曰不能改且奏罷若矣劉昌祚知代州役壯城卒繕官舍一卒墜地死監司會議欲系其罪公曰昌祚才器必為名將諸君幸緩其小過且為諸

君因行案... 治軍政甚修方略耳... 足辦邊事... 口稱道之故事遂已公之奏舉人皆此類也諸孤將以今年九月奉公及劉夫人之喪合葬于分寧縣雙井之臺平大夫公之墓次方求當世之君子位光顯而其言立且知公之表裏者為之銘以傳信來世庭堅越在衰削哀不能文公之遺事多所散軼追次其在者廣記備言以待來擇謹狀

元祐八年五月

日第九姓

庭堅

狀

宋故宣州觀察使贈太尉和國公趙公行狀

公諱克敦字公厚按屬籍公於今上為從伯祖父乾興元年母原武郡楊夫人生於秦邸天聖九年賜名授左班殿直三遷為左侍禁景祐二年園丘禮成換右衛率

府率歷右領軍衛將軍右屯衛大將軍昌州刺史右神  
武軍大將軍儀州團練使左金吾衛大將軍階州防禦  
使舒州防禦使宣州觀察使公天資高秀少工文藝蔚  
然照映宗室長而篤好經術親近師友諸儒多與之游  
聚書至數千卷務實求是不爲矯誇晚節淡泊刻苦隱  
約瞿眈之間啓手足於牖下恬漠而不亂初公在乾祐  
實元中學虞世南正書為大小學第一至和中所屬  
文八卷皆賜金帛勅書獎之濮安懿王判太宗正論公  
文藝經術為宗子表儀召試學士院阮逸嘗教授秦宮  
與公游好去官合流鎮寓詩焉公報答之逸率其僚數  
輩屬和逸詩用漢書五行傳故事非所宜言為仇家所  
言捕繫詔獄坐年逐詩未抵公而事覺公猶以所善非  
其人罰金由是杜門謝絕交游盡心杜學其天文地理  
醫方書文武藝事無不通東平王恭肅事太夫人極於  
憂勤丁太夫人憂哀毀如不勝鄰里夜火公奉瓦甃以  
出不問家事叔父承祐家人避火移置寶器於公輜重  
間弟克臻家人或匿之公家女奴與公馬公皆不知也  
事定其下相告於是逮治公與克臻公怡然對獄悉目  
誣伏傾囊橐償之具獄當罰金九斤詔奪三官頃之大  
宗正司訟公獄不直詔公具實公言火時所之誰不僥  
倖有司求必得則失不辜者眾矣臣得罪不過失官也  
然臣能鑄金亦未嘗用天子遣內侍馮宗道取其書鑄  
作尚方不繆乃除其罪公因謝病乞致仕僦宅外居於  
是賜昭德坊許公折洗院為居第不聽公家居數上封

事言所聞民間疾苦慮或壅於上聞天子嘉納之元豐  
末撰次東平王遺藁奏之手詔中書門下曰承幹父子  
世有藝文在朝廷旌善与能之義宜舉褒典於是啓東  
平之封公舍中有藥圃蓋十年嘗再至命子弟淪茗而  
已退朝燕坐不覲婦女繩牀之下足跡隱然未嘗過宗  
室飲不言有無祿賜入門親黨之貧者待之以炊及公  
捐館舍家無餘貲子叔盜貸俸錢以奉窀穸如公可謂  
好學樂施刻意尚行不溺於流俗者也前史稱河間獻  
王大雅卓爾不羣公視河間豈有愧乎公享年六十有  
九訃開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和國公夫人夏氏先  
公沒三十餘年五男子在者三人叔盜右武衛大將軍  
孫男九人庭堅與公皆姻連盛文肅公以故知公言行  
曲折謹狀公世出官狀在邦居家訖于牖下請上考功  
太常議所謚上國史院重編錄狀上右皆家傳

豫章黃先生別集卷第八

後章先生別集卷第九

黃庭堅

墓誌銘

宋故通直郎河東轉運司句當公事蕭君子  
長墓誌銘

朝請郎郭方進墓誌銘

承議郎致仕字府君墓銘

通直郎張修孺墓銘

潘處士墓銘

章處士墓銘

青陽希古墓銘

史端臣先生墓誌銘

南陽黃府君夫人溫氏墓誌銘

黃氏夫人墓銘

程氏夫人墓銘

墓表

蔡致遠墓表

周景和墓表

新津周君無晦墓表

李君德元墓表

楊君希節墓表

成都趙夫人墓表

智氏夫人墓表

崇德縣君司馬氏夫人墓表

宋氏夫人墓表

呂氏夫人墓表

唐元夫墓表

墓誌銘

宋故通直郎河東轉運司勾當公事蕭君子

墓誌銘

治平四年庭堅初仕得華縣尉與同年生湖口

蕭氏也諱景脩曾大父漢卿大父中師父訪皆隱於田

見於清江則老成重慎無少年氣矣又十年見於京師

天子即位恩許東歸而聞子長沒於河東矣子長新塗

寔游雖不偶而氣不挫也又十年庭堅謫在夔道曾新

間子長舉進士有聲而用妻父提點江西刑獄何若谷

奏補官調臨賀尉以母憂去再調吉州司戶參軍以父

憂去調平南令改宣義郎知符離縣從辟為河東轉運

司勾當公事泛恩遷通直郎元符三年七月卒於官次

享年五十有六子長毀瘠喪祭盡力既克喪弟兄欲析

生而悉推與之為吏不苟簡必令中法律得民情以等

捕盜或踰年盜不發獄屢空淮泗多蝗而獨不害其稼  
決獄求生之蓋嘗再活死者其遇不便民事雖觸忌諱  
不苟止必直乃已不憚大吏也故其進官陵遲也如子  
長者才未試志不伸屈在下位死於中年是可哀也已  
故譔而銘之夫人何氏先子長五年卒子之彥之方皆  
舉進士之純之邵蚤卒其二尚幼三女既嫁陳嶠徐詒  
其一在室之彥奉君及何夫人之喪合葬於其縣之雞  
冠山祖塋之次實崇寧之癸未其仲冬之丙寅也銘曰  
平居秩秩晬乎其不忤物遇事憤發矯乎其不可屈視  
其能一作也將有上觀其文也一本無將有述忽乎其  
顛作土室後千萬年見白日吾以斯文吐其鬱一作鬱  
朝請郎郭方進墓誌銘

君諱大昕字方進臨邛火井人至君之父諱絃聚徒教  
授於富義因家焉其家世傳初非火井人唐汾陽郡王  
子儀之曾孫景初為成都雙流令卒官下其子不能歸  
以其屬居臨邛中世在田間失譜不知至君幾世矣君  
既通籍故父以承事郎致仕累贈朝請郎君幼少機警  
能文故韓獻甫公守成都大興學學者至數千試進士  
以泮宮服准夷賦君年十六考第一名聲傾西州登進  
士科調遂州法曹參軍以憂去服除授戎州司戶參軍  
果州團練判官提舉常平司辟資州軍事判官礙蜀人  
不得同郡格復歸果州遷宣德郎知成都縣泛恩遷  
郎賜五品服以能舉再任元祐初政君以議法忤使者  
移蜀州永康縣遷承議郎通判達州中外諸公文章為



其材而君以朝議君春秋高願得學官以便養乃除梓  
州教授未至官而親捐館舍服除除秦州教授從陸帥  
閔辟以朝奉郎充陝西路買馬司勾當公事遷朝散郎  
知蜀州泛恩遷朝請郎卒于郡之正寢享年五十有六  
夫人榮州王氏封長樂縣君五男子曰純中三以鄉書  
貢於禮部曰知十以奉表賀登極授郊社齋郎曰旅百  
曰巳千曰時萬皆有文藝二女子適進士程萬甲程撫  
有家集三十卷君好學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敏於文詞  
草刻移檄操筆立成事從言順果州比歲水害民田高  
序舍君檄嘉陵江而西之在官四年江水平人傳其書  
似韓潮州移鱷魚文云其令成都忤使者貶移永康土  
大夫以爲功在使以君而君事如畫志

一忠公性宜學雅言不使阿世幸得治民平易以禮以律  
不為巧發奇中稱公之善獲人之過喜怒不見於顏有  
同母異父兄劉復性癖急十事七八不可意君事之順  
焉在蜀州士多從之學穎君而活者至不可勝數其啓  
手足召諸子教誨丁寧加誅縣上而逝其死生之際知  
之者予諸孤奉君之喪葬於富義之西林乃以知縣事  
張嗣狀君家世行治來求銘某於君皆治平四年進士  
也純中又從予游剛西州名士也故敘其可傳後者為  
銘君蓋卒以元符三年八月己酉而葬以其年十二月  
甲子銘曰  
嗚呼方進仁而多闡宜壽宜祉以介其子天嗇其施能  
不見世中襲履美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蓋物常理我作

銘詩以小觀大以詔無止

承議郎致仕李府君墓銘

府君諱某字子平姓李氏惟安陸之季不祿絕其所從  
來蓋有上世爲安陸人興於田間遂以資長雄其州府  
君之父諱惟清有陰德於其鄉府君晚生蚤孤而器宇  
闊深化居微物不赫赫驚人坐致鉅萬性無偏嗜甚耽  
樂信樂義喜推有餘補不足其天資也皇祐甲歲大饑  
通判州事黃師旦以令勸分府君爲之率人爭應令既  
而大疫死者橫道又皆爲之襁褓師旦罷官去他日道  
出安陸路旁得孤弃窮獨者數十人與之俱來使人召  
府君付之曰非君誰能活之府君欣然如受賜也平居  
視歲之盈虛常上下穀價貴入而賤之民仰之必不愛

未嘗乘人之急取人田畝家之田多矣李氏有里  
姥善爲生無子而夫不出來託黃金一篋請密而願勿  
言久之姥夫病且死府君召證佐還之姥初驚曰無古  
府君不應答姥乃笑曰公大人不受我私老妾晚納一  
夫情將不作業以爲盡於飲博不若助公施尚可活數  
百人府君曰物固有幸不幸與人居老矣又忍欺之而  
死乎姥乃泣謝聞者皆歎息之方是時年三十餘矣諸  
子稍長乃叩次子謀儒治家第三子通儒就學已而皆  
如意士大夫亦服其知人通儒蓋登熙寧六年進士第  
府君及見其子爲朝奉大夫開封府推官府君既以承  
議郎就第而大夫君請以所賜緋銀魚回授出入里中  
人歆羨之爲人強壯未嘗問醫藥耆艾不用杖扶食生

飲冷如少年年八十有三乃終蓋元符三年府君七子  
宗儒早卒長子道儒次則謀儒次則大夫君次師儒純  
儒景儒華府君於其終之進賢里青木之原夫人趙氏  
追封壽光縣君繼室閻氏追封永寧縣君皆附焉寔其  
年某月日府君五女以序嫁進士鄭槃俞審王洄其二  
在室孫男文二十有二人曾孫女十有八人其婚嫁皆  
擇門戶問家法不問富也大夫君之子惇妻庭堅之兄  
女以婚姻故未之銘銘曰

富者怨之府補貧振寒使得理所君以譽處盈者道之  
忘挹茲律德未亦不以傳世薰然慈仁有子似之  
匪其身之繁其子孫而安樂之太平之鄉進賢之里青  
木之原

通直郎張修孺墓銘

君諱公邵修孺字也蜀州江原人自其前世傳為漢留  
文成侯張良之遠孫良之侯於留傳國至子不疑坐與  
門大夫殺故楚內史而國除家稍煙替至皓為漢司空  
又顯於良為六世孫實興於捷為武陽葬於河南皓子  
綱為御史在漢安時所遣入使中上奏梁冀有無君之  
心凡十五事冀以為言直不敢言出為廣陵太守有異  
政卒廣陵而歸葬捷為其後絕譜君之居江原六世矣  
曾大父延禕太父文正皆不仕父中理郡中推其學行  
舉遺逸不起就拜將作監主簿累贈太常博士生七子  
皆舉進士入仕者五人長公裕最知名君於兄弟中號  
為孝友才器能任事而得仕最晚初調昌州大足縣尉

舉瀘州瀘川縣主簿閩州蒼溪令用提舉茶事程之邵  
舉遂州觀察支使知雅州名山縣改通直郎知廬山縣  
以紹聖四年十月丙戌卒于家享年六十八卒之明日  
廬山勅乃下君雖在下位遇事不姑息務盡道理以律  
令與民情權其重輕為佐以功歸於令為令以功與其  
佐其摘吏姦伏不可請賕請民逋負不可沮止皆有事  
只至今大足瀘川間吏民能道之君在官不疚於業遇  
之智有餘常先見其盈虛有化有居已而富十倍然  
不用其財不似富賈人入而不出卿孤拊貧甚有恩意  
於中賢士大夫常以君視朝中貴人以為誰之不如而  
耦如此未嘗不歎息也夫人之民唐安先生某人之  
能後能勤族人之宜之實也令德不

二男曰淵曰澁一女嫁新神泉令  
某日舉君及勾夫入之喪葬於  
墓次而來乞銘銘曰  
清陽鄉大常之

覲齷小謹於民為瘼乾沒大侵挾吏為姦乘時射勢得  
名得位吁嗟惟君以民論法法不得病民以廉御吏吏  
不得病民仕不出州縣其又誰怨其小者試於已然其  
大者齋以下泉我銘其丘以告萬年

潘處士墓銘

處士諱萃字信夫享年七十有二其先河南潘氏有諱  
季荀者仕唐昭宗為太僕卿兼御史中丞玉嶺催勸使  
行部至長樂愛其山水而家焉太僕生仁杲為殿中丞  
世亂王氏擅閩粵皆家居不宦游殿中生吉甫入朝為

國子博士贈工部侍郎工部生衢為屯田郎治數郡有聲其甥劉彛嘗稱其外家政事雖古之良吏不能遠過也蓋嘗通判黃州子孫遂不能歸也屯田實生處士嘗舉進士不能受有司繩墨因棄去當以父任得官又推與其弟獨浮沉酒間與人無貴賤皆去哇吟赴人急難不遺力也人或怒罵與絕從而謝之傾倒不留纖介昆弟破散父時貲產至無一錢處士未嘗以為言其處憂患如舟人安於水未嘗險焉娶國子博士李餘慶之女有才智能殖其家故處士落魄而不困生六男子鯁吉州軍事推官幼子祖述吉水尉仲丙叔匪季原皆舉進士而匪早卒二女子嫁著作郎羅紹黃岡尉萬淵孫男卜有四人曾孫男女三人處士卒於元祐二年六月某

甲子葬以其年八月某甲子葬于黃岡之方步原李二人祔焉處士孫大臨有藝學與子游狀處士平生未乞銘曰將坎石于墓前遂為銘曰

不駸駸於欲得與世異邪彛酒而不溺於酒不彫而有特操邪取予喜怒若過而皆得情而不校邪世故不驚其曾次年耆而不耄邪可為智者言而難為俗人道邪

### 章處士墓誌

餘干章公弼狀其大父平生來告曰維大父少孤自重居鄉黨有所不為與人立然諾不能容人之惡務於衆人中辱之得其折服後遇之如骨肉治家如官府視瞻無邪言行有物歲飢里中閉糴獨發廩取中價年七十致家事浩然肆志往來江湖林嶺間二十年不知其所

以養心之術但見其臨世故逆順常自得也元豐八年七月庚戌寐不以時興家人起視之則終矣實壽九十有二公弼之父哀不勝喪故使公弼來乞銘公弼好學有文擇士而交吾友李凖德素與之游舊矣故予銘處士諱應全字保之三世而上丘墓與予隣邑祖淑父文初不出田間今葬餘干之冕山夫人魏氏前沒三十有四年子元昶元徹早卒元長公弼之父也季曰元忠女子嫁史實曹僅史君卿董弼周彥孫十有七人曾孫三十有八玄孫二十有五元長事親孝能奉治命喪不受賻葬不踰禮既作冕山甘露降松竹其捨坎月元祐元年十月丙午銘曰

維此冕山麓竹與松小麓回安維子孝恭不疾

爭者彼其他也不懼吾知以此遺其米雲有墓孔云圖  
聿不朽有孫孔文

青陽希古墓銘

君諱簡字希古井研之青陽氏也青陽氏本洛陽唐末有尚書虞部郎中某者官於蜀中原亂不能歸留居井研煮鹽為富人自虞部至君八世矣凡巴蜀之青陽皆以井研為宗云君曾大父寶大父嵩父倚皆晏安於富饒不求宦達至君始築書館使子弟皆就學門無留賓終日霽基飲酒未嘗有倦容之色內外族姻待之以敬者數十家或以偽券取其金君與金而焚其券或為君行錢而負之君折其券終善遇之好讀史書每為客道前世成敗古人賢不肖亶亶然不倦又好讀律能通法

意鄉鄰訟者多決於君君為道如是可如是不可多以君言解而不爭嘗為書遺子孫曰禮士當盡心節貧當盡力公法不可不畏租賦不可不時斗斛權衡入十二而出十九此富家之常必有餘殃在于孫汝輩不可不戒觀其言可知其智矣享年七十有九人猶以為不壽娶貧氏生四男曰升賁乎華四女皆擇人而歸之後娶黃氏君卒以元祐五年之仲夏而葬以元符三年之仲冬其壟在虎頭山銘曰

顯允希古氏青陽無爵于朝德於鄉富屋賓至龜縮君門日闕延四方舉棋行酒笑滿堂力耕無年是無道孫曾秀孝列薦不嬉于塵學于黌虎頭山前松柏蒼後將築宮

史端臣先生墓銘

端臣眉山名士也諱直躬以禮義處鄉鄰壽六十而卒後十五年其子天常乃克窀穸之事而來乞銘維史氏世有版於眉山去朝廷遠習聞五代亂離其豪傑伏匿田間不樂仕宦淳化咸平七年之間李順王均弄亂蜀土豪石族姓一切被害以軍職羈縻用其財史氏悉散其倉廩而自匿不汙其亂以義節稱鄉里有諱褒者及其弟襄皆登進士第一人以為史氏實有陰功隱德而褒仕至屯田員外郎贈其父昌遂大理寺丞端臣大理之孫屯田之子也直已自行不以秋毫挫於人而在親側能致其孝居喪能致其哀屯田耿介在官不聽子弟到官舍惟端臣以寡過得從容問寢膳其居里中

內外族姻之孤恩施有終始不幸而病緩五年而後沒將沒之歲作詩喻其子以死生之說夫人成氏亦有賢行後端臣九年亦卒天常有氣節以經術授諸生多有登科者其立青衣之連珠岡大理君之塋次其藏以元符三年十一月丙午銘曰  
深耕疾耘有不逢年力義力仁卒老于田孝悌任恤是亦為政連珠之立來者致敬石皆得之家傳

宋故南陽黃府君夫人溫氏墓誌銘

夫人太原溫氏南陽主簿字夢升之配也年若干歸于我家事尊章應禮在等夷不爭接幼少慈惠遇使令款曲夢升豪氣貌四海下筆成文章貫穿百家事辭妙見萬物情狀在南陽時自以身與關并俯仰心蕊琰如含

飯欲噉平生與歐陽文忠公友善而文忠公譴逐蘇夷陵乾德間不能有益夢升徒响沫相哀會陽夏謝亦深來守鄧歎賞其才異甚納以禮意夢升亦自以得已晚方盡書平生所為文歸之不幸希深下世夢升懷慕書火於樞前哭不任其聲數日夢升亦指館舍享年才四十二夫人懷保抱攜歸葬故郡艱苦淡薄綿四十年無以家而不愠若將墜而不悔及見子虜孫公器登仕籍而終其生以咸平庚子其沒以元豐癸亥子男四人齊敦度燮敦蚤世度假承務郎女二人嫁通直郎余曾試將作監主簿南宮日休孫男十人公器宣德郎知衡州常寧縣公才公際車公範軒公弼公介公準皆讀書女若干人夫人家鄂之崇陽父諱可賢夢升諱注沒之



歲某月某甲子兆于曉田之吉卜叔父謂某曰吾與度  
燮公器等謀銘先夫人莫宜於汝某哭再拜而銘銘曰

百夫之雄

憤世而傾

無捐發嬰

惠柔之婺

雖養懷繡

迄觀厥成

終歿吾世

不懟不侵以好其德音

築丘曉田

其原膺膺

安樂永久

當身不讎

福祿在爾後萬家置守

謂我不信

迨其興也則莫余敢侮

石家藏真蹟

黃氏夫人墓銘

夫人豫章黃亞夫之女天資婉嫵似不能言而婦功  
德姑姊妹皆稱述之蚤孤能甘貧賤年二十母壽

夫人以嫁進士陳梨叔武相其夫以義未嘗言家貧壯  
晚也事其姑樂夫人學問明智常稱夫人事我  
如我事先姑也不幸早世年三十有三樂夫人哭之甚  
哀一男子曰騫未免於懷樂夫人力教之今幸能知書  
夫人沒後五年樂夫人捐館舍叔武乃克祔夫人於淮  
安之原先姑之墓次使騫來請銘曰夫人視予同母兄  
也於是壽光夫人年七十有二矣哀念夫人如新故勒  
銘以寄哀

怡聲柔色升堂饋食齋莊言謫牛祖藎豆近賢遠恥相  
其夫子宜壽而祿乃逢不若宜壽者已不若者天從姑  
卜宅安固萬年 右有石刻

程氏夫人墓銘

夫人程氏父字青神人年十四歸同縣蔡君德永舅之  
黨皆稱其能敬姑之黨皆稱其能順閨闈中事雖巾幗  
間亦得其所持舅姑之喪也能敬能哀同里皆慕悅之  
夫死而三男三女未嫁娶夫人能儉能勤立蔡氏之門  
戶亦嘗笄珥命子祥蕃息之祥奉承家政無秋毫不闕  
夫人以是二十餘年而蔡氏為戎州富室同里無與爭  
長者家富矣命諸孫無敢不學故其孫梅楫同時與薦  
書而樞相桓權桐椿輩皆好文學享年七十有二其沒  
於紹聖之元八月某甲子其葬於元符之末十一月某  
甲子其壟在南溪之鐵盤山從夫人之兆也三男子長  
則祥次高次棋三女二蚤卒其季壻曰陳章初夫之  
上舅皆時士均之自客其崩時數年乃歸其伯父之墓  
不悅曰汝等恐懼則輕去殯也豈則來同生贊乎贊  
性剛因盡推其財策杖來客於壻之夫人之父曰本歸  
蔡氏為其富也今則窶子又何從焉夫人辭曰為蔡家  
婦大人命也死生同之况貧富乎嗚呼可謂賢矣夫人  
之孫相從予學其言行可親也因以眉山石君澥狀夫  
人之本末來乞銘擇其可傳後者為誌而銘之銘曰  
被服祈祈采饋于堂族媿粲然賀其尊章骨立濯灑執  
喪于室鄰里焦然憂以毀滅前富後貧不二其初訖于  
既富勤儉不渝南溪之崗毓松与栢伐山作宮壽歲千  
百勒銘壙中用詔無期孫曾其興德源在茲

墓表

蔡致遠墓表

有宋族姓子能自拔於俗盡心於學其作文能不溺於俗盡功於奇死年二十六不遂其志青衿致遠之墓

周景和墓表

有宋唐安山川之秀氣幼而能古文長而有立志不幸年二十而沒不盡其才晉原周君景和之墓

新津周君無晦墓表

有宋近親受寄其母之財匿不償而君不訟諸兄共祈其父之田多自與而君不爭賢哉新津周君無晦之墓

李君德元墓表

有宋讀書知行其教子能命以義言純師行純表李君德元之墓道

楊君希節墓表

嗚呼有宋擇里處仁教子以義口之游之以為依歸青

神楊君希節之墓

成都趙夫人墓表

成都范祖堯之母趙夫人幼孤而知詩書蚤孀而能禮義斥簪珥以教其子叔求異炊而不爭財可謂母儀婦師者耶眉山張剛名其坎曰海廩山磨誓義不渝嗚呼夫人之事夫天曠地遠倚門而死哀哉夫人之教子江南老人曰嘻盡之矣故書以表夫人之墓道俾來者致恭焉

智氏夫人墓表

有宋能貧學以詩禮授其二子綱鎮鎮文亦奇智氏夫人之墓道

崇德縣君司馬氏夫人墓表

有宋能脫簪珥資其夫入太學遂成其名不幸年二十四歲而死崇德縣君司馬氏之墓

宋氏夫人墓表

有宋為妻能令為母能慈生子堂發逢皆好文學龍游宋氏夫人之墓

呂夫人墓表

有宋五子出家一子為人天師摩耶同願力開封呂氏夫人之墓

唐元夫墓表

有宋力主出家不以累二弟使皆從進士承顏養之孝於後世使慈之如已出唐元夫之墓

臨草

黃先別集卷之第十

黃庭堅曾直

題跋

跋 太宗皇帝賜王禹稱御書

書枯木道士賦後

書聖庚家藏楚詞

書韓文公岫嶽山詩後

書嵇叔夜詩與姪榘

題牧護歌後

題李太白頭吟後

書范子政文集後

跋李公擇手書

書陰真君詩後

書亦論後

書高彪作督軍御史歲後

書韓愈送孟郊序贈張六同

書丹青引後

書姚誠老所書遺教經後

書自作草後贈曾公卷

書自作草後  
書郭伋社詩傳後

書贈聞善飲酒詩後

書司空圖書屏記

題所書李太白詩後

書自作草後  
題徐浩題經

題嵩嶽寺碑集王羲之書

題蘇子瞻元祐題目帖

題蘇子由黃樓賦草

題李西臺書  
題蔡君謨書

題司馬溫公与元氏簡尺

題褚書閣立本畫地獄變相後

題范氏模蘭亭敘

題元聖庚富川詩

題范蜀公和聖庚詩

姪楊求字書紙尾  
跋楊妃病齒圖

書臨寫蘭亭後  
跋梁甫吟

題李樂道篆韓文公五箴後

為鄒松滋題子瞻畫

題化度寺碑  
題陳暹雪扇

跋東坡思舊賦

跋秋風吹渭水詞

題所和東坡与王慶源紅帶詩

題畫菜

題揚道孚畫竹

題遠近圖後

題北齊校書圖後

題李太白詩後

跋懷素千字文

跋蘭亭記

跋唐玄宗脊鶴頌

跋東坡寫老杜岳麓道林詩

跋唐彦猷書

跋東方朔畫贊

跋蘇子美帖

跋周子發帖

跋杜祁公帖

跋張伯益帖

跋蔡若謨

政公帖

書

政七叔祖主簿伯待御書

政歐陽文忠公撰七叔祖主簿墓誌後

書自作苦筍賦後

題東坡象

題跋

跋太宗皇帝賜王禹偁御書

臣嘗待罪太史氏窺石室金匱之書縱觀先朝制作文章翰墨與日月並明如禹偁乃得身親見之面折廷爭顯於雷霆之下茲非其幸欵元祐八年四月旦洪州分寧縣雙井里草土臣黃某誌

書枯木道士賦後

比來子由作御風詞以王事過列子祠下作猶未見本  
問子瞻文作何體子瞻云非詩非騷直是屬韻莊周一  
篇爾晁無咎作求志一章子瞻以為幽通當北面也此  
二文他日當奉寄閑居當孰讀左傳國語楚詞莊周韓  
非欲下筆略體古人致意曲折處久久乃能自鑄偉詞  
雖屈宋亦不能超此步驟也 石家藏真蹟

書聖庚家藏楚詞

章子厚嘗為余言楚詞蓋有所祖述余初不謂然子厚  
遂言曰九歌蓋取諸國風九章蓋取諸二雅離騷經蓋  
取諸頌余聞斯言也歸而考之信然顧嘗歎息斯人妙  
解文章之味此其於翰墨之林千載人也但頗以故  
廢學耳惜哉

書韓文公岫嶁山詩後

利斗拳身難華披當作難割披山海經說岫嶁者衡  
山之別名也岫讀如苟嶁讀如連安今俗讀如疇嶁又讀  
如鉤嶁又讀如拘留皆非是道家說岫嶁山周旋二千  
里高四千丈今山出地者蓋少恕以山顛名之岫嶁者  
山顛也韓退之作此詩與華山女桃源圖三篇同體古  
詩未有此作雖社子美無備衆賦亦無此作可謂能詩  
人中千人之美也頃因雲龍寺以道人景齊請余大字書  
岫嶁山詩齊公禪寂之餘無喜佛學故并敘余所聞遺  
之

書嵇叔夜詩與姪模

叔夜此詩豪壯清麗無一點塵俗氣凡學作詩者不可

不戒誦在心想見其人雖沉於世故者暫而攬其餘芳  
便可撲去面上三斗俗塵矣何況探其義味者乎故書  
以付榎可與諸郎皆誦取時時以誦詠以洗心忘倦余嘗  
為諸子弟言士生於世可以百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  
醫也或問不俗之狀余曰難言也視其平居無以異於  
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士之處世或出或  
處或剛或柔未易以一節盡其立縕然率以是觀之

題牧護歌後

蘇溪作此歌余嘗問深知教相以俗諱人皆莫能說牧護  
之義余首在巴夔間六年問諸道人也亦莫能說他日船  
宿雲安野次會其人祭神罷而飲福坐客更起舞而歌  
木奴其詞有云聽說商人木奴四海五湖曾去中有數  
十句皆敘夏人之樂末云一言為報諸人倒盡百瓶歸  
去繼有數人起舞皆陳述已事而始末略同問其所以  
為木奴蓋剝曲木狀如奴擊之以為歌舞之節云乃悟  
牧護蓋木奴也如石頭和尚因魏伯陽參同契也其體  
制便皆似之編傳燈錄時文士多竄翰墨於其間故其  
不知者輒以定以就其所知耳此最校書之病也崇寧  
三年八月宜州喧寂齋重書

題李太白白頭吟後

此篇皆太白作而不同如此編詩者不能決也子以為  
二篇皆太白作無疑蓋醉時落筆成篇人輒持去他日  
士大夫求其藁不能盡憶前篇則又隨手書成後篇耳  
杜子美巢父掉頭不肯住一篇况數句參錯不齊蓋亦



此類蓋可俱列不當去取也高德修好文而多能故書  
遺之甲申十月癸丑龍水市居喧寂齋書 右真蹟今藏

書范子政文集後

士之學期於沒而不朽君子之道百世以俟聖人故壽  
天之際未嘗置言鳧鶴之短長物固不能齊也雖然有  
連城之璧操之甚栗中道而毀豈能使人無慨於心哉  
范正民子政余不及友也於余親友聞其人又得其言  
皆可傳後問其所與游則司馬溫公愛之問其為吏則  
年三十試吏單父方便者剝膚椎髓取於民以自為功  
子政以歲饑獨捨單父民賦十九雖各世可以不朽矣  
或謂子政父祖皆名世士自宜如此應之曰文王割烹  
武王雉鼎叔旦舉而薦之管蔡不食誰能強之則子政

范正民聽刻石  
公擇先生疏通遠大君子也往歲某嘗從學數年雖以

政李公擇書

甥舅禮意見畜出入閨闈無間然自有物外相知之鑒  
細觀其內行冰清玉潔視金珠如糞土未始凝滯於一  
物詩云豈弟君子胡不萬年惜乎宰木拱矣觀此遺墨  
為之寶涕建中靖國元年八月乙卯某題 右家藏真蹟

書陰真詩後

忠州半都山仙都觀朝金殿西壁有天成四年人書陰  
真君詩三章余同年許少張以為真漢人文章也以余  
考之信然因試筆偶得佳紙為鈔此詩以與王廬州補

之之季子觀陰君所學守死法耳猶須擇師勤苦如是  
乃能得之何況千載之後尚友古人求知道德之主宰  
者乎紹聖四年四月丙午黔中禪月樓中書

書博奕論後

涪翁放逐黔中既無所用心頗喜奕棋紹聖四年八月  
丁未偶開韋昭博奕論讀之喟然以為真無益於事誠  
陶柯公所謂牧豬奴戲耳因自誓不復奕棋自今日以  
來不信斯言有如黔江云

書高處作督軍御史箴後

晉成陳端夫由武成學入仕其意常欲一自洗於俎豆  
之間雖在軍壘未嘗輟詩書也會新書復試換法方領  
部曲欲備江門窮僻無他可樂因得日力讀書必將更

文武汗跡赫於世  
成山谷老農書  
箴以贈行元符二年正月庚

書韓愈送孟郊序贈張大同

元符三年正月丁酉甥雅州張大同治任將歸來乞  
書適余有心腹之疾是日小閒試筆書此文大同有意  
於古文故以此遺之時涪翁自黔南遷于棘道三年矣  
寓舍在城南屠兒村側蓬藿柱宇黽黷同徑然頗為諸  
少年以文章翰墨見強尚有中州時舉子習氣未除耳  
至於風日晴暝策杖扶蹇蹶雍容林丘之下清江白石  
之間老子於諸公亦有一日之長時涪翁之年五十六  
病足不能拜心腹中芥蒂如懷瓦石未知後日復能作  
如此字否

書丹青引後

夔道有袁藥院者家藏書一軸自珍之不深別其玉石也出以示余余告之曰此祕閣棠木板刻法帖李廷珪墨所作墨本也寫書一卷易之可乎袁欣然見聽會夏熟余又多病久之不能書元符三年十二月癸卯余將解舟發夔道長年三老輩湯豬饌武侯久之不還意其已縱橫醉臥廟中矣舟中無他事遂書此卷遺袁觀書者史慶崇楊中玉何祜道楊咸孺孫仲安廖宣叔張大同蔡次律道人李潮書

書姚誠老所書遺教經後

姚誠老書佛垂般涅槃略說教戒經用筆有意態惜乎不能存老畢其能事也世有貞觀中教書班行一

小書小楷一本最端謹媚然世因謂之玉右軍

知弘始四年譯出此經右軍沒已數年矣又有冬軍撰整書大字一本筆法亦勁潤宋宣獻書法度多出於誠老令之興安秦少游播遷嶺海誠老有先後奔之義可謂不以險易亡其操不愧此波羅提木义者也觀其遺書三數不能已崇寧二年四月十四日脩水其書

書自作草後贈曾公卷

崇寧四年二月庚戌夜嘗余重醞一椀遂至沉醉視堂上有几子乞書紙因以作草方眼花耳熱既作草于行於是耳目聰明細閱此書端不可与几子因以遺南豐曾公卷公卷宵中殊不凡又喜學書故也山谷老人

年六十一書成頗自喜似楊少師書耳

書自作草後

余寓居開元寺之怡德堂坐見江山每於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顛長史狂僧皆倚酒而通神入妙余不飲酒忽十五年雖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筆處時上蹇蹶計遂不得伏如醉時書也顧况詠白髮出嫁宮人云準擬人看似舊時山谷草書無乃似之

書郭役社詩傳後

彭水令田師敏下車未能一月余觀其規摹必將惠及鰥寡因其乞書此二良吏傳聞之人常恨古人不見古人所行皆不遠於人情今人下及也顧常少加意耳豈可能神用賢民規則除害善法惠信則細佳

公君在吾眼中此書不數年已傳三主而為楊君照所有楊君去其伯氏欲取入石恨此書未工耳其題

書贈聞善飲酒詩後

往時族中多營於酒二十年間兩還故里見族子弟皆恂退讓醉而温恭中竊自喜黃氏諸祖之遺慶深長諸少等尚承其風澤時有與發者耶因子立乞書七九詩可與族中共觀知酒之利病如此

書司空圖書屏記

司空圖書屏記云先大夫徵拜侍御史退居中條時李忻州戎為計吏在蒲因輟所宝徐公浩真跡一屏以為壽凡四十二幅八体皆備所題多文選五言詩其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十數字或草或隸尤為精絕或綴

簡於其下記云怒猊扶石渴飲奔泉可以視碧落矣  
題所書李太白詩後

宗室行父莅官宜春與余伯氏元明同郡故於余雖無  
一日之雅寓書二千里外來問寒溫且乞余書偶聞李  
太白詩因為書此四篇觀者當知此書作於瘴霧黃日  
梳榔檄攬陰中

書自作草後

余往在江南絕不為人作草今來宜州求者無不可或  
問其故告之曰往在黔安園野人以病來告皆與万金  
良藥有則薦者諫曰良藥可惜以啗庸人笑而應曰有  
不請者引其首來問者莫不絕倒

題徐海書

徐季海書惟此一種有右軍父子筆法而無俗氣如開  
河碑超軼孝子碣老重然終非王家苗裔也頃見蘇子  
瞻錢穆父論書不取張友正米芾余殊不謂然及見郭  
忠恕叙字源後乃知當代二公極為別書者右皆家傳  
題嵩嶽寺碑集王羲之書

胡英集王右軍書如優孟抵掌作孫叔敖書家尊而奉  
之如楚王左右以為令尹復生耳

題蘇子瞻元祐題目帖

蘇公長年書筆力豪壯兼李邕徐浩之所長士大夫乃  
以為不如少時書此陽春白雪難為和者耶

題蘇子由黃樓賦草

銘欬頓挫崛竒賦欬弘麗故子瞻作諸物銘光怪百出

子由作賦行餘而盡變二公已老而秦少游張文潛晁無咎陳無已方駕於翰墨之場亦望而可畏者也

題李西臺書

余嘗評西臺書所謂字中有筆者也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他人聞之瞠若也惟蘇子瞻一聞便欣然耳

題蔡君謨書

君謨書如蔡琰胡笳十八拍雖清壯頗挫時有閨房態處

題司馬溫公與元氏簡尺

溫公人物所謂圭章特達者也書所謂元君公亮大夫公也二鳳毛聖庾存道也永思堂書

題褚書閣立本畫地獄變相後

畫不必閻立本要為工書不必褚遂良要為能重言十七故是行後之羽翼耶

題范氏模蘭亭叙

右軍自言見秦篆及漢石經正書書乃大進故知局促轅下者不知輪扁斲輪有不傳之妙王氏以來惟顏魯公揚少師得蘭亭用筆意

題元聖庾富川詩

聖庾以王事行忘鞍馬之勞而以詩句賞江山可謂能不息者也

題范蜀公和聖庾詩

蜀公事昭陵裕陵有汲黯之風觀其紙尾遺墨使人驚畏之右皆得於元氏

姪復求字書紙尾

姪復萬里來求書法此不急之務也會予臂痛書不能  
工遣萬里之使而以不急之務來返萬里之使而以不  
工之書徃其病均耳

跋楊妃病齒圖

禁架之術自古誠有之余觀玉環病良苦豈非坐多食  
側生遂動搖其左車平阿瞞在旁憂戚之心形於顏面  
亦小窘矣嗚呼移此心以及天下為如何耶右皆家傳  
書臨寫蘭亭後

劉退夫作研屏求乞小字試為臨寫蘭亭真成醜女捧  
心但使人捧腹耳紹聖四年十一月乙卯摩圍閣中書  
右家藏真蹟

跋梁甫吟

陳壽敘武侯躬耕隴畝好為梁甫吟語勢既不盡其意  
謂又失載此詩此蓋好簡之過余觀武侯此詩乃以曹  
公專國殺楊修孔融荀彧耳但云好為梁甫吟不知壽  
意所拍豈既作此詩時時為客歌之故云爾乎

晉陵  
尤氏

右真蹟  
今藏十

題李樂道篆韓文公五箴後

學者揭六藝以趨新古學煙替致歎無所江夏李樂道  
獨精思於古文類非希價於咸陽者也右有時刻

為鄒松滋題子瞻畫

子瞻嘗為趙景仁作竹篠怪石一紙余贊之曰趙景仁  
守宗枋游軒冕有丘壑彈鳴琴無歸鶴蘇仙翁留醉墨

題化度寺碑

歐率更書所謂草木曲鐵法也如介冑有不可犯之色然未能端冕而有德威也

題陳暹雪扇

前身范寬後身陳暹荒林亂石雪失東西中有涪翁之隱處世殊不能窺其藩籬右真蹟今藏九江王氏

跋東坡思舊賦

東坡先生書泐東西士大夫無不規摹頗有用意精到得其髣髴至於老重下筆沉著痛決似顏魯公李北海處遂無一筆可尋丹陽高述齊安潘岐其人皆文藝故其風聲氣俗見於筆墨間造作語言想像其人時作東坡簡畢或能亂真遇至鑒則亦敗矣不深知東坡筆用

余言求之思過半矣東坡書彭城以前猶可偽至黃州後掣筆極有力可望而知真贋也建中靖國元年四月乙未早發峽州舟中書右皆家傳

跋秋風吹渭水詞

三十年前有一人書此曲於州東茶園酒肆之柱間或愛其文彩拍趣而不能歌也中間樂工或按而歌之輒以鄙語竄入粹然有市井氣不類神仙中人語也十年前有醉道士歌此曲廣陵市上童兒隨而和之乃盡合其故時語此道士去後乃以物色逐之知其為呂洞賓也右載建本

題所和東坡與王慶源紅帶詩

後十二年觀此詩於戎州城南僦舍所謂吾猶昔人非



昔人也或題鬼門闕柱云自此以往更不理為在生月  
日真不虛語元祐三年黃魯直元符二年涪翁題

右有  
石刻

題畫菜

不可使士大夫不知此味不可使天下之民有此色

題楊道孚畫竹

有先竹於骨中則本末暢茂有成竹於骨中則筆墨與  
物俱化津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惟其熟也夫依約  
而覺至於筆墨而與造化者同功豈求之他哉蓋庖丁  
之解牛梓慶之削鐻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者同一樞  
紐不容一物於其中然後能妙若夫外矜於衆人議已  
內藏於識不似則畫虎成狗畫竹成柳又何怪於觀此  
竹又知其人有韻問其主名知其為克一

文潛之甥也宜有外家風氣吾道乎人物英秀文章自  
不凡使骨中骨有數千卷書便當賞贖千金安用乞靈於  
文湖州

題遠近圖後

此圖燕貴之來昆雲仍也窮山野水亦是林下人窠窟  
然烈風恒草木客子當藏舟入浦激中強人力牽挽欲  
何之耶雙井永思堂書

題北齊校書圖後

往時在都下駙馬都尉王晉卿時時送書畫來作題品  
輒貶剥令一錢不直晉卿以為過某曰書畫以韻為主  
足下囊中物無不以千金購取所病者韻耳收書畫者  
觀予此語三十年後當少識書畫矣

跋李太白詩草

觀此詩草決定可知是曾中蕭灑人也涪翁書

跋懷素千字文

予嘗見懷素師自敘草書數千字用筆皆如以勁鐵畫  
剗木此千字用筆不實決非素所作書尾題字亦非君  
謨書然此書亦不可弃亞栖所不及也

跋蘭亭記

此本以定州蘭亭土中所得石摹入棠梨板者字雖肥  
骨肉相稱觀其筆意右軍清真風流氣韻冠映一世可  
想見也今時論書者憎肥而喜瘦黨尚而如異曾未夢  
見右軍脚汗豈可言用筆法耶石符三年四月甲辰  
涪翁題

宗尚鶴頌

唐太宗妙於書故高宗雖潦倒怕婦筆法亦極清勁玄  
宗書班班猶有父祖風此如長沙王十世後孫子猶似  
其祖耳

跋東坡寫老杜岳麓道林詩

書真印偶不可解也若有人捕得可於子瞻處請教枝  
竹木克賞

跋唐彦猷書

唐彦猷錢穆父皆學歐陽率更當得其髣髴者

跋東方朔畫贊

東方生畫贊用筆極痛快

詩傳摹去真其遠猶可喜

跋蘇子美帖

蘇長史用筆沉實極不凡然四十年来絕難得知音也

跋周子發帖

子發臨書殊勁但并便古人病韻耳

跋杜祁公帖

杜祁公七十老人書自能如此亦自難得

跋張伯益帖

張伯益作篆字殊有不凡處作真行乃如此李留臺書  
多得古人法雖有筋骨而傷肉至伯益學之只成世間  
風肥八耳

跋蔡君謨書

君謨渴墨帖鬚髯似晉宋間人乃因念卒忘其善書  
名天下故能工耳

跋潞公帖

余嘗論潞公書極似蘇靈芝公曰靈芝墨楮耳蓋不肯  
與靈芝爭長今觀到洛為兒子赴許昌帖筆勢清勁真  
不愧古人元祐二年正月八日黃某

書棕扇

余書十棕心扇未敢謂毫髮無遺恨不幾乎波瀾獨老  
成者耶

跋七叔祖主簿與族伯侍御書

注啓初注在江陵與吾姪相見時未得叙宗派今日之  
會幸露底裏始吾高祖本東陽人與吾姪五代祖實親  
昆仲也唐季畔溪思避兵難乃攜持書室來然寧卜遺  
種之地伯仲非不睦也終以占田稍艱阻勢徂飢遂一

族賈于長少世移事變宗盟遂寒我先兄游場屋初得  
與先文侍禁叙宗戚爾來不過二十年復得談昭穆之  
舊喜可知也昔者晉霸天下執牛耳盟於曹鄭魯衛罕  
有不睦於齊楚之國干戈日尋詩曰不如同姓此誠古  
人切切厚其親也分寧之宗我伯仲幸五人中進士科  
其他派皆汨汨與常民等語之衣食之事未甚墜也長  
沙之宗惟吾姪秀異不羣於長沙分寧兩宗間真賢子  
弟也吾有所望姪大振吾宗以無忘我先君伯仲辛勤  
避兵之勞也旅中苦病氣且歸南陽叙此不及款款注  
奉削晦甫宗盟

此書乃七叔祖作南陽主簿時與族伯父晦甫侍御  
叙宗盟書也叔祖夢升是時年四十文章妙一世歐

陽求叔愛嘆其才稱之不容口不幸明日遂捐館舍  
於南陽耳晦甫雅意本朝以孤遠論國家大計知無  
不言應詔而西不幸以疾歿於三衢二先生皆吾宗  
之豪傑也其大過人者不得少見于世于今兩宗人  
物眇然堪為流涕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丙子諸孫朝  
奉郎新知太平州黃某敬跋右得於侍御之孫楙

跋歐陽文忠公撰七叔祖主簿墓誌後

叔祖夢升學問文章五兵從橫制作之意似徐陵庾信  
使同時遇合未知孰先孰後也然不幸得人間四十年  
爾使之白髮角逐於英俊之場又未知與歐陽文忠公  
孰先孰後也夢升既乖牾不逢嘗以文哭世父長善云  
高明之家尚為鬼瞰子之文章豈無物憾蓋自道也安

世十三第秀而不實使人氣塞於今孫曾特多英妙之  
質力學不休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紹聖元年五月諸  
孫某記右家藏真蹟

書自作苦筍賦後

余生長江南里人喜食苦筍試取而嘗之氣苦不可於  
鼻味苦不可於舌故常屏之未始為客一設雅聞簡寂  
觀有甜苦筍每過廬山常不值其時無以信其說及來  
黔中黔人冬採苦筍萌於土中才一寸許味如蜜蔗而  
春則不食唯禪道人食苦筍四十餘日出土尺餘味猶  
其甘一日半覺斑筍輩皆苦淡少味蓋神農之所漏有華  
庖聖所未達者耶故作此賦以曉蜀人方苦筍時饕餮  
和醢然茅火中而薦之日食百枚至老不可食而後已

未嘗能作病也右有石刻

題東坡象

元祐之初吾見東坡於銀臺之東其貌不爾紹聖之元  
吾見東坡於彭蠡之上其貌不爾紹聖之末有僧法舟  
見東坡於惠刑之市其貌不爾而彭山石瑜作東坡之  
象焉廖宣敘東坡年家子也而謂之然余安敢獨謂之  
不然右有石刻

豫章黃先生別集卷第十



